

三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卷三十九

古文五 共十六篇

漢光武宣布圖讖論

自古帝王應運而興必有受命之符或以協謀天心或以攝服羣力蓋王霸雜用之然皆用之於草昧創業之際及承平之後闕而不講可也漢光武既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及建武中元汲汲宣布於天下可謂不務其本而闇於理矣三代之興未聞有圖讖之說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九

然祝融降於崇山檮杌次於丕山白魚入於王舟有火覆於王屋流為烏雜出傳記而六經不道至讖緯之紛紛又其後起也秦政併吞六國乃有陳倉金虎河圖赤龍之文當其時陳涉吳廣持白梃狐鳴鬼呼而天下響應高帝起於亭長斬白蛇於山中而衆皆用命又言沛中有天子氣始皇之妖夢是踐天下終歸於赤帝子也及莽賊竊國漢祚中衰絺平帝而立孺子嬰居攝踐祚尚不敢奪取天



下以人心未順也故假借符命作圖讖顯然
正位當時天下之大億兆之衆為賊莽愚弄
遂尊稱之誠可悲夫按金匱封拜其黨與皆
人為之而非真受命之符也其後遣五威之
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欲借此以服人心無
何光武起兵舂陵助更始滅王莽帝之立也
亦因赤伏符天下大定制度中興乃復用此
以決機務治天下則大謬矣夫神器有命終
歸有德以德守之可以長久未聞信邪僻之

說而能正人心者也當漢祚為莽潛移人人
惑於符命光武借此以興亦收攝人心服天
下之一術耳然間關百戰出入行陣非不戰
而功成惟以詐偽得之也夫怪竒之說聖人
不語以其荒誕不經非有仁義道德之實而
亂臣賊子往往藉此以圖天下非徒無益而
有害也光武中興令辟觀其三大政之措施
則度越文景矣不侈武功加意文學則邁於
武宣矣不務誅討保全功臣亦勝於高帝矣

而惟信讖終身弗忘於垂老之際尚勤勤宣
布於天下深為帝惜之以帝聰明英武之資
豈不知圖讖非經亂由此起而乃罪桓譚謂
之非聖無法耶當帝之初自知用圖讖借莽
之符命以興者也及正位九有尤當屏除邪
說以杜患源乃反崇尚之豈不慮及奸宄之
徒亦可以因此而起為害甚鉅賴漢之餘德
流於人心垂二百年之基業然康成大儒猶
以讖緯註經甚矣邪說之害正也綱目書之
所以深著其失以為天下後世戒也夫

慎乃儉德論

人君之治天下也首以崇儉去奢為惜物力
愛民生之要道蓋惟撙節愛養有以培護元
氣抑損服食器用不開奢靡之漸而又時加
省戒敬慎勿忘則德日崇而天祿其永綏矣
伊尹之告太甲曰慎乃儉德誠圖治之本也
人主君臨天下玉食萬方受億兆人之奉養
然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則民生厚而財物

阜矣若侈汰無度祇期娛樂用之不以其時
取之不以其道則國本虛而貨財竭矣奢與
儉之不相侔若是其甚可不慎乎茅茨土階
堯所以成聖治當時上下一體君臣同德日
以求賢治民為急務不聞重賦稅尚貨財也
三代以來漸遠淳樸之風爭趨華麗之習然
世道人情總操乎人主之一心以為標準上
有所好下必更甚爭為侈靡以取媚於上此
風化之所由存亡之所繫也臨民者當省察

此心驗於政事不以處尊位為逸樂兢兢業
業敬畏小心不尚浮華專求節儉首自裁損
表率臣民則在下之人不敢不從儉去奢民
亦隨風嚮化共樂盈寧之世矣若放縱其志
以天位為娛樂橫征暴斂臣僚日取諸民以
奉上黎庶日削月朘寢以大窮轉而為盜賊
亂由此起故人君必審察奢儉兩途以塞逢
君長君之源防盜賊侵陵之患若創業之君
得自艱難乘前代凋敝之後亟思保護元元

基業垂於無窮則崇儉之德也守成之主深
察乎驕盈之敝虛耗黎民初不自覺後終至
於淪亡守此為戒可以永終而無敝矣有治
民之責者專崇節儉深思伊尹之言提撕警
覺慎終如一則國本日固可躋唐虞三代之
治矣

虞詡論

自古人才傑出莫盛於兩漢而東漢尤備焉
光武中興明章紹統二十八將首定中原其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九

五

後先相望不可枚舉如虞詡者可謂有儒行
而兼將帥之才者矣觀其參議政事井井可
法首建大計安慰西邊破朝歌之賊其首功
也後遷武都太守以少擊衆羌寇敗散郡遂
以安此亦詡之力也轉為司隸校尉數上章
奏劾當時權貴近臣忤張防自繫廷尉後乃
赦出然詡骨鯁忠直獨立不懼勲戚宦官莫
之能屈剛正之性炳焉超越當時其不棄涼
州之議千古稱焉夫邊郡之設原以扞禦羌

戎雖不當開邊釁然亦不可示以懦弱棄已
得之勢惜小費而忘大害鄧騭可謂闇於謀
矣當時諸臣皆阿附聽從莫敢與爭獨詡異
其議以為若棄涼州是廢先帝開拓之功而
貽後世兵戈之患涼州近接三輔是近邊也
脣亡齒寒將奈何哉惟選賢能勵士卒以安
慰邊氓併禦羌寇斯可以弭患矣鄧騭因詡
異議思欲中傷之而盤根錯節利器愈顯復
因忤讒臣繫獄幾瀕於死九見譴考三遭刑

罰後累官至尚書令以公事去官詡以忠君
愛國之心有將帥之才抗直不屈權貴可謂
漢之賢臣然漢帝任羣小黜正士外戚宦官
擅作威福雖有虞詡之賢莫之能用而大命
出自近臣三公虛位足以見漢祚之將衰天
雖予以賢才徒使備職不假以權設帝授詡
以三公重任言聽計從必能外攘寇戎內安
邦國去小人進賢士匡正帝之過失表率臣
民漢室將見有復興之日矣帝任小人不能

屏除國柄盡出於宦官宮妾之手惟宴安一時忘後世之大患可不惜哉夫賢才輩出正國家之福而反棄置不問則謬矣安帝有一楊震而不能用順帝有一虞詡而不能用漢室雖欲不衰其可得乎

漢章帝賜民胎養穀論

聖王之治天下先養而後教以仁惠施於民其民嚮善而國本固以暴虐加諸民其民從惡而國運衰三代之興亡皆不出乎此二者

味餘書室集定本

卷三九

文

七

夫行仁之君世或有之然未聞施澤於懷妊之時此實仁政之大者也東漢章帝元和二年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為令載在史冊其理可得而論之蓋王化起於閨門有胎教以訓導於受妊之先端其神氣則成人之際必歸君子之道焉夫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貧民之家力不能自給男耕女織終歲勤劬加以徭役賦稅勞苦備甚雖家有懷妊之婦豈能免其夫之徭

役而藥餌之費含哺之需無由而得所以養
不得其時故多夭折或有以家貧不能顧瞻
甚至生而溺斃者傷生害理蓋出於不得已
此聖王之所不忍聞總由於力不足而然亦
非其父母之素願也章帝賜胎養穀則是未
生之時先得其養生未襁褓已被聖王之恩
澤矣又復其夫勿算一歲則又澤之盛者也
閭閻之衆為生良難苟家有孕婦而其夫免
一歲之田租徭役其餘積既可以養婦子而

身無服役之勞寬然有餘此王政之所先而
時王多所忽畧周禮歲獻民數於王王拜受
之孔子式負版者皆所以仁民而育物也觀
西漢初書令民產子復勿事高帝之澤也東
漢之繼光武者惟章帝可稱賢主此詔可繼
高帝之仁政度越文景諸君矣建初元和之
政可紀者數事而此尤仁政之大者也史稱
明帝察察章帝長者信非誣辭帝之澤施於
百姓終漢之世皆戴焉愛民之政班班見於

史冊亦可稱守成之令辟然帝之失則廢太子殺梁竦二事白璧微瑕終有累於盛德嗚呼惜哉

君子小人論

欽命題

臣聞人之秉性無殊而其習則相遠是以君子小人分焉君子者其性根於天學日精而德益著不求見聞於人而自顯若徒博君子之名則為偽君子矣小人者心蔽於私惑日深而德益漓惟欲售知於人而自欺加之以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九文

九

疾君子之實益流為真小人矣然而君子小人之辨至不易也人同一心也而孰為君子孰為小人惟其中有義利之分故不容於淆混夫外博虛譽待人接物之際盎然謙和籠絡衆人而心懷反側挾詐懷私鮮不為蒙蔽也辨之道必存虛受之心夫虛中者無我也無我則無難知之人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彼之所欺飾罕能逃於洞燭也知人則括惟帝其難當其進言於朝

廷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未嘗不悅於心而易受也其孰為德孰為非德不能辨也惟內主於誠執兩用中斯不難於辨別也世不能辨君子而無小人惟於真偽之際辨之既明則君子之徒固並進而無遺而小人之飾為君子者亦不能以倖免矣欽惟皇父勤政愛民孜孜不倦而於用人之道尤致精詳惟深悉用人之難而於君子小人之辨三致意焉此大公無我之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九文

十

聖心足以立萬世彰瘴之極者也

擬新建辟雍碑記

太學之有辟雍古之制也國家定鼎燕京立太學以教士化民而於建辟雍有未遑焉茲承百年熙和之會正興禮樂以牖民迪俗之時自邦畿以及直省郡邑關表海澨皆有學宮太學在京師萬民所景仰其制不可不備也參古準今胥不可緩記曰天子曰辟雍夫三代以下治不及古不先圖治安民而遑遑

馬興學崇文者有之亦有泥古以求治失之遠矣今則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教之以禮義化之以詩書建辟雍以象天運敷教化於流水之源明其制度用古而非泥於古也稽古之道必明本而達用知古今之時不同則敦風俗正人心紀綱振而舉錯宜用古以治今惟酌其理而已辟雍之建所以紀同軌同文之盛昭示來學非徒崇古之迹也若泥於是則井田封建胥可行乎更不待言矣語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豪釐謬以千里以是為政以是為教爰勒石成均以誌歲月

恭跋

御製南巡記後

伏讀

御製南巡記仰見

聖謨詳闡

祖制欽遵事有遲速之不同必待時而舉應天順人猗歟盛哉江浙民稠地廣望

幸情殷而河工海塘關繫尤鉅欣逢
六度親臨指示機宜不惜帑金民生普賴而
又奉

旨接築范家塘石工自此永獲安瀾之慶允
賴

聖恩所謂非常之原實與關地二萬里異用
而同偉者也子臣扈從

翠華得瞻

盛典敬惟

文思光被

卷三十九文

十一

武烈丕昭

籲俊學宮而興賢造士

閱武省邑而練士詰戎克紹

前猷永垂億禩矣恭跋

損益論

易象象論損益之理而脩身治平之道備人
君代天治民使其各安所生以固邦本不外
乎理財用人夫理財用人之要莫善於藏富

於民莫不善於苛求聚斂為上者節其所用而益其下儆官以墨弊吏以廉則民說无疆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益下非損也實自益耳若困民之主加賦誅求用聚斂之臣盡民財以奉已至於國本空虛民財乏竭非損其下也實自損耳此發於政事者也以一身而言則人稟天理俱存良知一為忿欲所蔽鮮不昏亂必克去已私懲忿窒欲而虛受人之嘉言忠告是自損之道即自益之理也人苦不

自知其過既知而不能改故益之大象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益之道無方是樂善不倦也夫天地無心於萬物而萬物亦無心於天地故其益无方焉聖人有心於萬物而萬物咸歸心於聖人故其益莫大焉然裁成輔相者又在乎得賢才以助之一人之見聞安能徧天下之事物必藉人之有餘以益己之不足既受其益則吾之所不足者自損去之矣損益之道相為表裏互相發明者也聖人

示象於損下之道取必有時用必有節故示以二簋用享之意即大禹克儉文王卑服之謂也若暴斂橫征民心渙散則天命去之矣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未有民不安而君安亦未有民安而君不安者也仁君視民如子雖有上下之分而咸有一德呼吸相關不惟不損其民實不忍損民也如父自損其子有是理乎故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未有不治者也如是則保民无疆上下交相助益人君端拱無為於上緝熙日新不自盈滿與天地合其德損益之道豈淺鮮也哉

射以觀德論

射者男子之事故始生時桑弧蓬矢即志於其所有事九年教之射所以習威儀明禮樂也文武之道並行不悖射雖武事而行之必以禮樂焉蓋君子之於天下巨細洪纖無不中節然後可以成德也必力行而後有功恭

敬之心不勝則傲慢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
中禮心不安於正而手足無措雖有勇力無
所取矣聖人謹之於無事之時以養其德至
於久而安焉則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直內方
外志正體直然後可以言射容比於禮節比
於樂發而不失正鵠心平氣和然後可以言
中若浮躁詭曲者烏能命中乎射非匹夫之
勇所幾其巧中節其德必有可觀也由是當
行陣之列折衝之間智足以算勝勇足以破

敵義足以致命彼恃一藝之長不明君臣父
子之鵠者奚足稱哉楚由基恃勇穿札共王
責之即不射後承君命復仇以一矢反命是
蓋知尊君親上之義而又有矢不虛發之巧
可以言射矣若祝聃射王中肩伯棼汰鞠貫
笠敢於大悖尚可言射乎夫周尚文騶虞貍
首之儀采蘋采芣之節其篇章未盡缺也至
於益地紘地之制亦無取焉然操持心身而
後言射千古同斯理也方今四海乂安不忘

武備而射藝尤其本也支左屈右之事人盡能之所以觀德行爛中外之道豈可習而不察乎

士會論

春秋之時諸侯僭大夫張君臣之分不明故下陵上替并植行私求其德全才備而又知君臣大義者蓋亦鮮矣若晉之士會其庶幾乎士會者士蒍之孫士穀之子豕韋唐杜之後在晉為范氏其事散見於左氏者卓然可

味餘書室集定本

卷三十九文

十六

考晉襄公卒國無長君大夫協謀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而趙盾背約立靈公起令狐之役士會從先蔑奔秦在秦三年不以為怨引罪歸已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智已足稱矣後復歸晉終靈成之世未執政事至厲公時統兵救鄭敗楚於潁北是其初用師也至邲之役將上軍從荀林父救鄭夫晉楚不務德而力爭諸侯生民何罪而鄭受害尤甚當時大夫不圖國是惟利是謀林父知事

不濟及河欲還而士會即贊美之又為之辭以申明之楚國之政令焯然於胸六事之典則昭然可法而彘子不從又不為備惟士會設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當楚左拒之來上軍可以一戰不戰而退者所以分謗生民不邀功不傷卒晉師之僅存者士會之所將而已後自帥師滅赤狄甲氏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之將中軍為太傅當執政之始晉國之盜即逃避焉蓋舉善人則不善人遠矣至

周見殺烝之禮虛心訪問備悉王章歸而講求典禮晉國之法制大明文之業賴以克振武子之力也惜其功力不施於少時年已耄老而加之以郤克逞志構兵甫一年即辭位退居晉政復不綱矣然其遺風餘澤鄰國咸仰趙武歸其智仁楚康尚其光輔其後士燮士匄尚稱善述至士吉射奔齊絕祀可勝嘆哉嗚呼以武子之賢而無後於晉後之人不脩祖德故也管仲不祀於齊士會不祀於晉

繼世者可不慎乎

節儉論

御試

儉美德也古昔帝王莫不崇儉則治然儉貴乎有節而節用又以愛人為本非所謂聚斂掊克也夫治國者理財為要足食足兵非用財乎是所當用而不應節也宮室服御備物而已若逞巧盈侈耗國正用是所當節也而又必以勤政親賢之念主於中得其當止之道無過不及矣治天下者先言節儉創業之

味餘書室集定本

卷三十九

十八

矣洪惟

龍興東海甲奮十三混一海宇敬瞻

盛京故宮不斷不雕葛燈土壁萬世景仰欽

惟

帝政裁汰冗費於養民之實惠不惜帑金

普免天下錢糧於用兵之賞勸又數千萬內

外臣民涵泳

聖德而躬行節儉法先啟後垂念深遠聖人執中建極無所偏倚以節儉為政本以祖宗之心為心斯可以開萬年之鴻規用溥渥澤於無涯也夫

晉鄭鑄刑書論

聖王尚德不尚刑然明刑所以弼教亦不得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十九

十九

已而用之者也武王戒康叔穆王作呂刑皆諄切愛民之意孚於中而見於言非若後世之嚴刑重法煩文末節使民無所適從一舉一動皆犯律令而人不聊生也觀晉鄭鑄刑書則知末世之多制矣夫所犯之事不同則其情之輕重或有可原臨事制刑雖設有舊條而斷其出入不豫設嚴峻之法若火烈而金鑠令其畏威懼罪無所措手足反生他變也晉鄭方當亂世諸侯爭奪大夫僭竊民之

多辟有自来矣況其君臣父子之大錐刀惟薄之微講張變幻又可條舉件繫刊之金石乎晉文公三罪而民服執秩被廬猶能守唐叔之所受法度非改作也晉國以霸今趙鞅荀寅取夷蒐之亂制而鑄刑書其後三家分晉晉卒以亡至子產為古之遺愛其鑄書也豈非救當世之民使不陷法之良意乎然刑律既著之於器徒怵愚民之耳目起奸民之譎詐而姦猾之吏倚公法以展私情出入反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

卷三九文

三

不得其平矣周禮司寇建三典每歲孟春縣諸象魏使萬民觀之而又布之邦國都鄙必其科條簡易使天下之人易知而難犯也晉鄭之刑書不可考矣然孔子叔向譏之以為亂制亂政則其趨於酷烈而不合乎先王之制者必不免也况原情定罪雖有一定之法而無一定之情至鑄於器則為一定之制無復古人酌量輕重之意民一犯法或情有可憫而不能原或因小事而別有大罪亦不能

違制以入之則是非膠戾失皋陶宥過無大
刑故無小之意矣至於戰國中商起而暴秦
恣其流弊可勝言哉漢初約法三章文帝始
除肉刑然孝武之世律比至萬三千四百有
餘唐律令定於房元齡歷代迭有增損要而
論之刑書不能廢而用法惟其人必也期于
無刑以幾刑措之治則本末主輔之間庶乎
不失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句聖人

同憂論

天道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聖人無為而四
端充萬民理天運春夏發生之仁而妙秋冬
收藏之用聖人與天合德心本至仁而用乎
智之所蘊智為仁之用仁為智之主並行而
同功一貫之理也萬物本乎天飛潛動植之
倫網緼化醇之故日往月來寒暑相推萬古
不息天何容心哉惟天啟聖惟聖法天先天
下之憂而憂民生之休戚相關於呼吸之間

一心之調運參贊乎盈虧之數德業配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亦如天地之鼓舞萬物而不與也孔子作繫辭釋陰陽仁智之妙闡聖神功化之微其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蓋言天也曰聖人同憂言聖人之則天也昔之解者謂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則歧天與聖人而二之矣欽惟我

皇父心契苞符道隆位育發前人未發之解讀與字作去聲斷句蓋由體天之心措諸政事之間合乎仁智之極堯舜同符姬孔一貫自古帝王所未有也於是探尋易理折衷一是蘊於

一心著乎萬事薄海臣民咸仰宵旰之治而覩時雍於變之休盛矣大哉子臣學愧面牆敬聽

綸音昭如蒙發謹依

聖諭擬議註解不能杼經旨於萬一也

易不可以占險論

自河出圖洛出書伏羲始作易卦文王演為
象辭周公著爻象孔子從而闡明之先天下
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極其數以定天
下之象以見天下之吉凶蓋為君子謀不為
小人謀也子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
易以知險君子明乎身心性命之理所行皆
道德仁義之事有所疑難未決求之於易吉
凶見乎辭龜筮皆從矣小人行險以徼幸因
出位之思成非常之妄謂富貴可以強求以

大易之數探其覬覦之心雖得吉卜亦咎徵
也蓋不觀夫左氏述南蒯之事乎魯之三家
誠為跋扈不臣魯公力弱不能去其權而南
蒯者季氏之家臣也彼非有忠君愛國之忱
不過尤而效之欲滅其主而有其家設其謀
果遂是去一季氏又增一季氏矣故將叛時
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示子服惠
伯惠伯欲沮其邪謀以易不可以占險告之
誠明乎易理者也坤六五曰黃裳元吉蓋以

陰居尊中順之德充於內而見乎外發乎事業美之至也然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是也若非忠信之事雖筮得此文不足信也夫季氏之祖成季之將生也卜之遇大有之乾曰季氏亡則魯不昌為公室輔者有年矣南蒯倡亂邀功宜乎其事不濟厥後陽虎公山不狃之徒皆同類也穆姜徙居東宮之時筮之遇艮之隨史謂其必速出姜自知其惡無隨之四德必弗得出穆姜雖不德然有才

辨能知易理若南蒯不聽子服惠伯之言卒以費叛奔齊黃裳元吉之占果有應乎易之理通乎天地合乎鬼神為君子決疑故可以寡過惟有德之人性與天通則陰陽消息之機應於呼吸感召之際其所卜亦必忠信之事斯可得吉卜而協於大同也小人心術昏亂惟利是圖烏能感召鬼神示以爻象乎君子卜其義而不卜其利故可以通幽明小人卜其利而不卜其義故不能察休咎若行必

忠信動合禮義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亦可以不用占卜之道而易理自明也

勸賞而畏刑論

為政之大柄賞與刑也善治民者賞不僭差刑不濫溢斯得其平矣若不幸而過寧失於僭而不失於濫者懼其害善人也蓋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春夏仁也秋冬義也惟明君括主仁至義盡合天時而順民情未有不平允者否則仁之弊流為懦弱義之弊失為刻深

其害雖同然有差等焉楚聲子告子木以為善治民者勸賞而畏刑知其義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如保赤子先養後教不失其時寒與之衣飢與之食勤恤民隱無所不至下民傾心感戴如依父母各遂其生則上合天心豐登迭見人君高拱無為天下大治善治民者所以樂於行賞也堯舜之時即有共驩故不得不用刑乃命皋陶刑期于無刑雖行辟而寓止辟之心教之所不齊政之

所不順於是刑以懲戒之然人主臨事制刑
三復三省罪疑惟輕哀矜惻怛行義而居仁
使民知所戒懼善治民者所以憚於用刑也
僭賞之主蔽於私恩奢費濫賜然其蔽不過
利及淫人若奮發有為補偏救弊如漢文帝
之仁而寵鄧通則其盛德之一眚而已濫刑
之君必用酷吏以殺為威戕害正人民不聊
生禍亂並作雖欲弭謗安民其可得乎秦政
重法任刑是也故漢文之僭賞不失為令辟

而秦政之濫刑必至於亡國此所以聖王於
行賞則為之加膳飫賜於用刑則為之不舉
徹樂誠知仁義不可偏廢而仁又包乎義也
僭賞濫刑皆欲動情勝不能克已必也虛心
治理靜待事機之來賞所當賞刑所當刑無
過不及執兩用中則懋賞固可勸而祥刑亦
無庸畏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然則
欲政事之平必賞刑咸得其當而歸於人主
之一心無欲至誠而明則兆民允殖仁義合

乎成湯之德矣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論

君子小人各以類進上行下效若標準焉為政莫先用人舉善人則不善人遠而彼行險徼幸之徒避跡而去矣晉舉士會為太傅將中軍而晉國之盜逃奔於秦是以羊舌職稱之曰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也泰否之象君子小人之分君子道長小人之道自消故裁成輔相者必資善人以率下示以準則良民

知所效法莠民無所藏身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各以類而判也春秋時臣民各無定居而齊晉秦楚迭為霸主觀其勢此弱則彼彊論其實惟得人則國振矣故晉賞中行伯士伯而用士會君子躉之而楚之材多仕於晉齊暱三子秦殲三良遂不復霸也惟聖主斯得賢臣此又在於人君用人之誠知人善任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千古之金鑑也為政者仁

義兼用彼不逞之氓視在上之人光明正大
其譁張詭譎無所施其技或改惡從善或畏
威遠罪如太陽一出則陰憐自熄無不光輝
矣士會為晉之良臣惜其相國不久德業未
能盡施去位之後胥童夷羊五即進遂致釀
成大禍賴悼公復霸此君子小人自然之勢
也君如舟臣如水治民者如操楫未有不善
操楫而能使舟安行於水者水性就下苟導
其源流由高田而陂池則灌溉沃衍大資民

用若弗濬原泉弗治隄防任其衝決反為民
害夫同一水也惟在善導者耳同一民也惟
在善治者耳人性皆可以為善習於惡則陷
而不自知善人在上薰陶化導漸變而皆善
矣故大禹舞干羽而有苗格成周樹風聲而
頑民率皆善人得位之效也人主用人治民
朝無幸位則國無幸民何必嚴刑峻法哉由
此臻大同之世成堯舜之治其庶幾乎

